

國學基
本叢書
明

書

二

國學基本叢書

書

明

(二)

何維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書卷二十

紀一

宮闈紀一

史官論曰。后妃之設。非徒令其尊榮蘭殿。娛逸璇宮。蓋以廣緒贊治。帝王之統繫焉。而后爲重。始德化。蕩陰事。母儀天下。帝王或有失德。幃房之間。易以諫進。倘匹嫡微。寵孽盛。左右近習。夤緣爲姦。害及政事。兆姓苦焉。豈細故哉。明太祖詔修女誡。諭廷臣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皇后雖尊。媿人主。然不可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不爲禍亂。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主能察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纂女誡。錄古后妃事可師法。使後世知所守。復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之詞。豎於宮中。又著令嚴宮闈出入之禁。猗歟休哉。是以終三百年。無龍燄燕啄之妖。絕斃犬懸龜之禍。如古所謂同輩竝坐者。不止羣臣無以顯忠直。而深窺嚴邃。其陰教之淑。容華之美。傳著者罕焉。今卽正史所述。列於茲篇。皆別以世代。先皇后。重光化也。次妃嬪。穆羣理也。而以公主宮人附焉。使考內職者。有以稽助養之遺云。

太祖高皇帝。

皇后馬氏。后宿州閔子鄉新豐里人。父馬公。母鄭氏。后其季女也。生元至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父馬公素與滁陽王郭子興厚。先是日者言此女當大貴。父因以託子興。父卒。子興育同己女。后自少貞靜端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子興妻張極撫愛之。屬元亂。子興據濠。太祖入濠避兵。子興見而奇之。遂以后嬪於上。誠敬感孚。內外譽之上。初渡江。后率諸將士妻以隨。及上定建康。日與吳楚戰。后率妾媵躬完衣韞。給將士。夜分不寐。每贊上規畫。悉合機宜。一日上因干戈擾攘。爲生民苦。焚香祝天。願天命早有付託。后進曰。方今豪傑并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嗜殺人爲本。上曰。此言正合我意。上卽位。冊爲皇后。太祖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終始兩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忍饑餓。懷糗餌。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而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輒獻郭氏。慰喜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爲彌縫。卒免患。殆尤難於長孫皇后。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因退以語后。后曰。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其恭儉出於自然。既正位中宮。益勤勵。訓率六宮。一日集女史清江范孺人等問曰。自唐宋以來。何后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惟趙宋諸后多賢。家法最正。遂命錄其家法。賢行。令女史誦而聽之。曰。不徒爲吾今日法。可爲子孫萬世后妃法也。服澣濯。敝不忍易。因聞元世祖后煮故弓弦事。亦命取練之。織爲衾褥。以惠孤老。宮中制服。

緝其餘爲巾褲。織工治絲。有荒類棄遺者。亦恤之。命再織。以賜諸王及公主。且諭之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不易。爲天地惜物。儉可邁迹者類如此。后初未有子息。撫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皆如己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御嬪妃以下。有膠木風。視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諄切懇至。或有以衣服器物相尙者。必切責之。上懲元弊。治從重典。后每勸以寬仁。或前殿有震怒退。后輒諫曰。正好積爲子孫福。國祚亦永。上嘉納之。十五年。上開元府庫。輸其寶貨至京師。問上曰。得元府庫何物。上曰。寶貨耳。后曰。元有是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寶。帝王自有寶。上曰。后意朕知之矣。其謂得賢乎。后曰。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生。時命順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故世傳技巧爲喪國斧斤。珠玉爲蕩心砒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真大寶也。太子師宋濂。以罪被逮至京。上欲誅之。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尙終始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上意不釋然。及侍膳。后獨不御酒肉。上詰其故。后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作福祐之上。投箸惻然起。遂赦濂。置茂州。文正鎮江西。多不法。上既誅其左右。且以及文正。后諫曰。文正自渡江來。多戰功。及守江西。卻勦敵。保無虞。且至親骨肉。縱有罪當宥之。上悟。遂寢。吳興富民沈萬三。富敵國。上欲因事誅之。后曰。彼固富敵國。未嘗爲不軌。奈何以疑殺。萬三得流。太學成。后聞太學諸生有攜妻孥者。無所仰給。勸上賜以月糧。仍賜有室者以女紅。著爲令。上凡識記書札。悉付后。后具囊中。倉卒取進。未嘗脫誤。上膳必躬爲省視。宮人或勸止。后曰。吾固知有司之者。但婦人事夫。不可不謹。膳羞上進。不可不潔。倘有不至。汝輩受責。吾心豈安。

吾所以爲此者。一以敬上而不敢忽。一以保汝輩免於責也。宮人有過。上怒。后亦怒。命左右執付宮正司議罪。上霽威問曰。后不自責罰。付之宮正司何也。后曰。賞罰惟公足以服人。治天下者。豈人人自賞罰哉。有司諭之耳。上曰。后亦怒何也。后曰。當陛下怒時。遽自罰之。非惟犯者獲重罰。陛下亦損中和之氣。故妾之怒者。所以解陛下之怒也。上深然之。壬戌秋八月丙戌。大漸。上亟召醫視進藥。后不服。上強之。對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諸醫乎。妾不忍也。上曰。第服之。縱萬一不效。朕當爲汝貸之。竟不服。遂崩。壽五十五。上震悼。終身不復立后。后生懿文太子標。秦王棣。晉王櫟。太宗棣。周王橚。建文卽位。諡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冬十一月。加諡曰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祔葬孝陵。祔廟。封后父馬公爲徐王。立廟於宿州。世祀之。

皇淑妃李氏。鳳陽壽州人。父傑。洪武初。以廣武衛指揮北征陣亡。十七年秋九月。孝慈皇后旣除服。冊爲皇淑妃。攝中宮事。史官曰。沒而服衰。以母視之。冊而兼皇。以君視之。別嫌明微。以正內也。

皇寧妃郭氏。臨淮人。郭山甫之女。山甫善鑒識。初。太祖微時寓臨淮。一日過其家。山甫相之大驚。遂飲太祖酒。旣酣。跪曰。公天表異質。貴不可言。幸毋忘今日。比罷。因謂諸子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殆由此耳。亟遣從渡江。遂亦遣妃入侍。協贊孝慈皇后於軍中。後封爲皇寧妃。皇淑妃薨。妃攝六宮事。父山甫追封營國公。妃生魯王檀。

惠妃郭氏。子興季女也。入侍太祖。封惠妃。生蜀王椿。代王桂。谷庶人榑。

充妃胡氏諡昭敬生楚王禎

貴妃孫氏諡成穆

惠妃崔氏諡莊靜安榮

順妃胡氏生湘王柏

周妃生岷王桢韓王松

李妃生唐王棣

麗妃葛氏生伊王欒

吳妃生趙王杞安王楹

興宗康皇帝卽懿文皇太子

皇后常氏濠州人開平王遇春女爲皇太子妃先薨諡懿敬建文卽位追諡爲孝康皇后永樂元年復稱

懿敬皇太子妃祔葬懿文陵

繼后呂氏壽州人太常寺卿呂本女建文卽位稱爲皇太后當太宗兵渡江后遣大長公主及慶邸王使

燕軍議割地請和太宗不許遣人迓后太宗述不得已起兵之故后未還宮宮中火起建文四年七月隨

其子敷惠王卽徐王允熾居懿文陵太宗卽位稱爲皇嫂懿文太子妃生虞懷王雄英建文皇帝吳王允

燾衡王允熲徐王允熾

邸妃生肅王模

韓妃生遼王植

余妃生慶王榑

楊妃生寧王權

貴妃趙氏生瀋王模

惠妃劉氏生郢王棟

定妃達氏生齊庶人榑潭王梓

賢妃李氏生唐王桎

建文皇帝

皇后馬氏。應天人光祿寺卿全之女。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冊立爲皇太孫妃。建文元年二月。冊立爲皇后。四年六月十三日。以焚崩。生子文奎。文圭。

太宗文皇帝

皇后徐氏。中山武寧王達女。洪武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冊封爲燕王妃。后性恭儉仁厚。言動有則。喜怒不形。逮諸妃嬪有恩。能容人過。人亦畏服。初從太宗之北平。理內政肅然有條。太宗卽帝位之十一月壬辰。冊立爲皇后。后弟增壽。太宗起兵時。常有陰翊戴功。爲建文皇帝所殺。上將追命之爵。以語后。后力言不可。乃止。后居宮中。每與皇太子言。惟孝親恤民。與妃嬪以下言。惟恭敬和睦。時仁宗居東宮。后言於上曰。太子國家之本。願擇老成端重之士。輔養德器。上曰。后言是也。皇考之制。東宮官屬。率以廷臣兼之。任使一則疑隙不生。今凡宮臣之重者。悉遴廷臣賢者兼之。后曰。此先朝鑒戒往代之失。誠良法也。雖萬世當守而行之。時上信用解縉等七人。后屢欲見其命婦。上謂縉等曰。皇后欲見爾七人命婦。因朝后於柔儀殿。宴齊備至。后常從容問上曰。陛下日與其國政者。何官最要。上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綸恩。典詞命。皆朝夕左右者也。后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於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有載於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事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

聽納。今上所以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不可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后喜讀書。嘗觀女憲女戒諸書。繹其義作內訓二十篇。母儀章有云。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所以爲教。不出閨門以訓其子孫。本之以慈愛。臨之以嚴恪。慈愛不至於姑息。嚴恪不至於傷恩。傷恩則離。姑息則縱。而教不行矣。其言大率類此。五年七月初四日。大漸。遺令皇太子曰。夙夜勤恪。敬事君父。崩壽四十六。合葬長陵。后生仁宗昭皇帝。漢庶人高煦。趙王高燧。二十二年。上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祔廟。

惠妃吳氏。生皇四子高燾。未封薨。諡康穆懿恭。

麗妃韓氏。諡康惠莊肅。

賢妃喻氏。諡昭順。

貴妃王氏。諡昭獻。

順妃張氏。諡貞靜。

順妃郭氏。諡惠穆。

賢妃王氏。諡恭和榮順。

惠妃龍氏。諡安順。

惠妃崔氏。諡康靖莊和。

麗妃陳氏。諡恭順榮穆。

賢妃王氏。諡昭肅靖惠。

順妃王氏。諡昭惠恭懿。

賢妃喻氏。諡昭敬忠順。

賢妃權氏。朝鮮人。父權永均。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至京。拜光祿寺卿。妃侍駕北征。還至臨城薨。諡恭獻。

妃極穠粹。善吹玉簫。上巡幸必從侍焉。

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

美人王氏。諡恭榮。

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人。

美人盧氏。諡景惠。

仁宗昭皇帝。

皇后張氏。河南永城人。父麒。任指揮使。以女貴。封彭城侯。洪武十六年。冊封爲燕世子妃。歸上於燕邸。操女行甚謹。執婦道不爽毫髮。一日太宗偕徐后御便殿。后親事庖爨。供飲饌。一一當於禮。太宗喜謂徐后。新婦賢。吾家事有賴也。永樂二年。冊封爲皇太子妃。二十二年十月。冊立爲皇后。未幾。仁宗崩。宣宗卽位。上尊稱爲皇太后。一日上奉皇太后遊西苑。上躬掖太后輿上萬歲山。奉觴上壽。獻詩頌聖德。太后悅。酌酒賜上。且諭曰。今天下無事。吾母子得同此樂。皆天與祖宗之賜。天下百姓。皆天與祖宗之赤子。爲人君。但在保安百姓。使不至於饑寒。則吾母子斯樂可永矣。上拜稽首曰。謹受教。宣德五年二月。上以清明節近。召蹇義。楊士奇。楊榮。諭之曰。皇太后篤念祖宗。朝夕弗寢。每諭朕曰。祖宗之鴻業。惟勤負荷。祖宗之成憲。惟敬遵承。朕不敢怠忽。昔漢明帝奉太后謁陵。著於史冊。今朕將奉太后謁二陵。庶可慰聖心。禮歟。義等對曰。太后聖孝。陛下敬承之。天理人心之正也。上以聞於太后。太后喜。越二日。五軍嚴備。供具出大內。不煩有司。上躬蹇韃騎導。太后登至清河橋。下騎扶輦過。上復騎時畿民迎拜滿道。山呼之聲。震動林野。蹕沙河侍膳畢。退召義等諭之曰。母后天性至孝。今日朕侍道中。指天壽山曰。二陵在其下。母后望之。感愴。今日天氣清和。人心皆悅。皆母后誠孝所感。義等對曰。太后聖孝。陛下奉承。自足感格天人。謁陵畢。

太后召扈從官輔義士奇榮幼孜溥見太后曰皇帝數言卿等輔贊勞心今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祐亦卿等之力輔等對曰聖上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皆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太后曰吾何德皆祖宗積善垂慶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靈昭鑒亦必敷佑卿等使卿子孫安榮遂命賜酒饌白金文綺時陵傍居民拜迎於道太后顧謂上曰百姓愛戴君上以能安之古帝王保天下裕子孫令聞長世千載之下人猶仰慕亦惟能安民爾國家恆輕徭薄賦以存恤爲務庶幾爲民父母之道於是太后過視道傍民家召其老婦問所業及安否其婦老稚皆踴躍應對質樸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飲食民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嘗之舉以與上曰此農家食也當知之十年宣宗崩英宗方九歲訛言太后取襄府金牌大臣哭臨畢請見皇太子叩頭呼萬歲英宗卽位上尊稱曰太皇太后其時父彭城侯麒麟諭彭城伯張昶都督張昇曰爾等尙其循禮度修恭儉率子孫毋作過愆自今惟朔望公朝有政議悉毋預問不然有祖宗法在後將宮中一切玩物及不急之務悉屏去禁中官不差大臣請太皇太后垂簾視事不許且曰毋壞我祖宗家法使母后預政也是時政在臺閣委用三楊先是有詔凡朝廷大政必白於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是時王振有寵畏太后不敢專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內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卽以帖開某日有某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所開驗之或有不付內閣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二年春一日太皇太后御便殿召英國輔大學士士奇榮溥禮部尙書潑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五人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皇

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則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呼太監王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吾且聽皇帝及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干國事。正統七年十月十七日。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尙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皇太后曰。厯已革除。奈何。士奇對曰。厯行於一時。實錄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太后領之。又曰。其一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太后默然。士奇等叩頭稱受顧命而出。十八日崩。合葬獻陵。后崩後王振始恣。當時仁宗在東宮。瀕危殆。非后妙於周旋。禍且不測。宣英二朝天下治平。后之力居多。人稱女中堯舜。信然。后生宣宗章皇帝。越王瞻墉。襄王瞻埜。是年十一月上。諡曰孝誠恭肅明德宏仁順天啓聖昭皇后。祔廟。

貴妃郭氏諡恭肅。生滕王瞻埜。梁王瞻垺。衛王瞻埏。

敬妃張氏諡貞靜。生荆王瞻墀。

賢妃李氏生鄭王瞻埜。淮王瞻垹。

順妃譚氏諡恭僖。生蘄王瞻垹。

充妃黃氏諡恭靖。

淑妃王氏諡貞惠。

麗妃王氏諡惠安。

麗妃李氏諡悼僖。

宣宗章皇帝

廢后胡氏后山東濟寧人父榮以長女名善圖者爲女官得授爲錦衣百戶后其第三女也諱善祥永樂十五年七月冊封爲皇太孫妃二十二年十月冊封爲皇太子妃洪熙元年七月冊立爲皇后父榮以女貴進都督后沈靜柔樸然善病時貴妃孫氏有寵后久未有子息宣德二年十一月孫氏生皇第一子上乃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朕亦決矣朕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屢產而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弗宜男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爲嗣母以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后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姑上問輔士奇原吉爾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母榮曰上命廢之豈羣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上命亦須處之得當上問輔原吉皆對曰酌當乃可原吉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議以聞上曰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古有之何得議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貶何謂無議既退榮曰上所已定爭之何益原吉曰只宜議處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當廢之罪議未決明日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於懷中出一紙列后過失二十事皆極詆誣曰卽此可廢上覽二三事遽輒然曰渠曷嘗有此宗廟無神靈耶遂袖之顧士奇曰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慎重之上不憚而罷他日又召問五人輔原吉言陛下慎重處必歸得當士奇曰皇太

后在上。必有聖意。上曰。太后令與卿等議。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曰。若何爲得當。士奇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何如。上曰。和睦。但朕重皇子。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貴妃朝暮視慰。藉甚殷。士奇曰。惟乘有疾。導之辭讓閒處。則進退以禮。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好佳。能謙今導之讓。必從。貴妃未必肯受。朕試之。數日召士奇曰。卿言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不受。太后尙未聽辭。中宮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兩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禮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已乃廢后。曰。閒立別宮。冊孫氏爲皇后。三年二月。賜后號靜慈仙師。孝誠皇太后愛其賢。且憫其無譽。仍命居清寧宮。進膳如后儀。每燕會必命居孫后之右。姑婦恩禮甚篤。宣宗晚年每悔。嘆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宣宗崩。及正統壬戌。孝誠皇后崩。凡六宮有位號者。皆得祭奠。后不敢與孫后列。乃同諸妃嬪祭奠。孫后見而意譴之。后因痛哭不已。八年冬十月。后崩。孫后命廷臣議喪事。時士奇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曰。當以后禮斂葬景陵。問者曰。此非中宮意。士奇不答。惟曰。後世罵名。遂上議以嬪禮葬之。金山之原。天順六年。孫后崩。皇后錢氏爲英宗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爲仙師。其死也。人畏太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英宗召李賢問之。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然臣愚意。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更如奉先殿式。庶幾稱陛下之明孝。七年閏七月。加諡曰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不耐廟。

別立后孫氏。山東鄒平人。父忠。爲永城縣主簿。后其第四女也。有美色。彭城侯麒麟選。媵孝誠皇后於宮。宣德元年。冊封爲貴妃。故事。皇后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獨后有寵。得請於皇太后。制金寶賜之。

遂爲定例。二年十一月，生英宗皇帝。三年二月，廢皇后胡氏。冊立后爲皇后。父忠以女貴，封會昌伯。英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景皇帝卽位，尊爲上聖皇太后。天順二年春正月，郊祀後，上召李賢諭之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敬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對曰：「陛下舉此誠聖孝。於是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詔天下明興宮闈有徽號始於后。六年九月初四日崩。上諡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祔廟。父忠進封至安國。晉太保。長孫繼宗嗣會昌侯。次四人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

進稱后吳氏，直隸丹徒人。吳彥名女。生景皇帝。宣德中，冊封爲賢妃。景皇帝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天順元年，復稱爲宣廟皇賢妃。成化中薨。父彥名先官都督故。后兄安封安平伯。天順元年，削其爵。

惠妃趙氏，諡恭懿。

賢妃吳氏，諡榮思。

正統卽位八月，追贈皇庶母十位。冊文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蓋從葬宮妃也。」

惠妃何氏，爲貴妃，諡端靖。

賢妃趙氏，諡純靜。

惠妃吳氏，諡貞順。

淑妃焦氏，諡莊靜。

敬妃曹氏，諡莊順。

順妃徐氏，諡貞惠。

麗妃袁氏，諡恭定。

恭妃諸氏，諡貞靖。

充妃李氏諡恭順。

成妃何氏諡肅僖。

英宗睿皇帝。

皇后錢氏海州人。中軍都督貴之女。以女貴。追贈安昌伯。初選納爲皇太子妃。正統七年正月十九日。英宗卽位。冊立爲皇后。后事上素恭謹。絕無妒忌。及駕北狩。每夜以哀籲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肢。復以哭泣過傷眇。傾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景皇帝卽位。徙別宮。稱太上皇后。上歸居南宮。恆鬱鬱不自得。后每曲爲慰解之。上復辟。處景皇后極盡妯娌禮。能申明胡后之冤。以成先帝之善念。天順八年三月。憲宗卽位。其明日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后久病廢。宜止尊所生母周貴妃爲皇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順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合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朝廷所以服天下。但正綱常。若止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周貴妃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時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殊。昔胡后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名分固在。豈得有疑議。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然之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於是尊后爲慈懿皇太后。翼日頒詔天下。是日與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緘嘿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勇。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成大禮焉。成化四年六月甲寅崩。丙辰。詔禮部及府部詹翰科道議陵寢。初。天順末營裕陵。彭時與同官議曰。玄堂宜從權作三位。庶後日兩

全其美。李賢然之。上曰：所言固有理。但祖宗來制度只雙穴。未可輕爲。仍令廷議。惟太監夏時極言不可。事遂寢。至是崩。廷議皆囁嚅不敢對。彭時劉健商輅至。彭時首曰：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姚夔曰：此是正禮。諸內臣惟懷恩以爲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豈宜入山陵。第比胡后例可。彭時爭曰：太后母儀天下。垂三十年。臣子豈忍別議。一或乖禮。奚示天下。內臣心不然。遂散。彭時退。謂廷臣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上有失德。越日上御文華後殿。召輔臣至。問曰：慈懿禮將如何。彭時對曰：自有正禮。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礙。彭時曰：皇上孝事兩宮。聖德彰著。今合葬裕陵。大孝乃全。商輅曰：外議洵洵。若不祔葬。則人心不服。如聖德何。劉健曰：孝者從義。不從令。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聖母心。豈得爲孝。彭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始終如一。今安諸左。虛其右。則兩全庶不失先帝意。上領之遂退。明日。諸大臣奏言：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廟。正位中宮。及皇上嗣位。震極已伸。尊稱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宜祔梓宮於裕陵。祔神主於太廟。此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謂皇上所以如此者。必以爲皇太后萬年後計。陵廟同尊。配嫌二后。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宗社。尙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爲太后。而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無子。尙仍與父眞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皇上於慈懿昔盡養。今盡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於禮稍有未合。則致貽後議。有淹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皇